

明三十家詩選初集

明三十家詩選初集卷七上

錢塘汪端允莊輯

陳子龍 六十首

子龍字人中更字臥子青浦人

或作華亭人

父所聞工部

郎中有廉直聲公生時母韓夫人夢龍降於室故名
幼尙氣節嫉惡若仇詩文瑋麗當復社名盛與同郡
夏允彝徐孚遠李雯宋徵輿等結幾社遙相應和舉
崇禎丁丑進士出漳浦黃石齋之門選紹興推官攝
諸暨縣事邑向苦水災盜賊蝟起公以計擒其渠謀
之民賴以安又議積儲以爲積於官則多弊不若藏
於民間因令富室各量力書所積之數於籍至米貴

時則減價以糶歲稔則聽自便逾年大飢越郡雲擾
獨暨邑帖然大吏遂屬公專司賑事前後所全活者
十餘萬人崇禎十五年舉天下廉卓第一率兵剿閩
浙山賊於遂昌山險箐密前此官兵進討多失利公
激厲將士於溽暑瘴霧中深入死鬪奪其一寨賊西
走所棲益峻不可攻公令凡近賊巢五十里內民家
牛羊米粟皆遠徙之賊乏食勢屈遂出降東陽許都
者副使達道孫也爲諸生任俠好施多結豪悍公素
知之語當路曰此等人用之可得其死力不用亦能
爲變人無應者時東陽令姚孫棐貪縱虐下有奸民
假中貴名招兵者都無涉也事發令文致之因以索

賄不滿所欲持之益急適都葬母山中會者萬人或
告監司王雄曰都反矣雄遽遣使收捕都因發憤舉
兵以誅貪吏爲名旬日之間衆至數萬連陷東陽義
烏浦江圍金華全浙大震巡撫董象恒時坐事被逮
代者未至巡按左光先以撫標兵命公爲監軍討之
公遣別將從間道繞出賊後焚其巢賊遂奔潰進擊
之俘斬數百人收復義烏兵士有取民間一銅器者
公立斬之進屯雙林寺時游擊蔣若來已擊破都圍
婺之兵都收餘衆三千人保南砦遣使乞降於公公
以事重不許及各路兵會王雄謂公曰賊聚糧據險
非曠日持久不能克我兵萬餘止五日糧奈何賊若

悔禍因而撫之戢兵救民計之上也公曰某與都有舊請往察之乃單騎入都營責數其罪諭令歸降待以不死遂挾都見雄復挾都入山散遣其衆以二百人降而光先與東陽令善竟斬都等六十餘人於江潁公力爭不聽以定亂功擢兵科給事中命甫下而闖寇勢日熾逼京師公上書南大司馬史忠正公可法欲其間道密奏請太子從津門入海南發三吳則集水師萬人乘南風直抵碣石奉迎之史深然其說事未行而京師陷福王監國南都以原官召用公入朝卽上疏言防江之策莫過水師海舟之議更不可緩請專委兵部主事何剛訓練從之又言自古中興

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復舊物未有深居官闈
優游處順而可以戡定禍亂者也今入國門再旬矣
人情泄沓不異昇平從無有哭神州之陸沉念中原
之榛莽者臣瞻拜諸陵依依北望不知十二陵尙能
無恙否而先帝先后之梓宮何在興言及此陛下宜
嘗膽臥薪宵衣旰食而羣工庶尹亦宜砥礪鋒鏑奮
發志意以報仇雪恥是務庶中原可收而舊京可復
也又上備邊三要及經畧襄陽布置兩淮之策王不
能用會馬阮專政引用邪黨公居言路五十日諫疏
凡三十餘上並不聽羣小側目思中傷之公知時事
不可爲以葬親乞歸許之遂不復出乙西南都失守

王師圍松江公集衆結營泖湖間軍號振武與夏忠節公允彝爲城守計而所募多市人不習戰又缺餉城遂破夏公自沈於松塘口公念祖母高夫人年九十無侍養者變服逸去居嘉禾之水月菴爲僧名信衷字瓢粟又號潁川明逸時扁舟往來吳越間及唐魯兩王稱監國於閩浙閩中遙授公兵部左侍郎左都御史浙中授兵部尙書節制七省漕務高夫人卒公欲間道奔赴海上邏禁方密不果行閩浙旣破公志不欲生奉祖母柩還松葬於富林自此廬居屏絕人事門人張寬王灃徐桓鑒從焉公爲書數千言焚夏公墓前具述已所以不卽引決之故詞極悲慨

丁亥四月松江提督吳勝兆者與巡撫土國寶交惡
心不自安長洲諸生戴之雋爲其客說之舉兵結舟
山大帥黃斌卿爲外援勝兆嘗浮慕公遣之雋夜謁
公丙舍約共事公言海上虛聲寡信事必無濟之雋
固請公義不忍拒乃聽之旣而斌卿兵久不至勝兆
謀亦洩爲其下檻致南都執之雋等十餘人殺之國
寶謀乘此盡除三吳知名之士窮治其獄詞連公公
走嘉定告急於侯岐曾匿其僕劉馴家已遷崑山顧
天達所國寶及操江陳錦遣兵大索得之旣見抗辨
不屈繫之舟將解南京至跨塘橋斷索躍入水中死
時 國朝順治四年五月十三日也年四十王澐徐

桓鑒及公輿人吳酉潛覓其屍殮之歸葬富林時以
匿公死者侯岐曾一門顧咸正子天達天遴張寬夏
之旭也公夫人張子婦丁孫婦張俱以苦節顯乾隆
四十一年 詔褒勝國殉節諸臣公專謚忠裕所著
詩文有岳起堂稿采山堂稿幾社稿陳李倡和集屬
玉堂稿平露堂集白雲草三子新詩湘真閣稿焚餘
草又輯明代名人之文有涉世務國政者爲經世文
編凡五百餘卷又有皇明詩選史拾載補諸書多散
佚不傳嘉慶癸亥青浦王少司寇昶及同郡人士搜
訪彙集得賦二卷詩十七卷詞一卷文十卷并公自
撰年譜二卷王澐所撰乙酉後年譜一卷何其偉刻

之

宋尙木曰臥子體格高渾卓然盛唐大家之作

李舒章曰臥子論詩以爲詩貴沉壯又須神明能沉壯而無神明者如大將統軍刁斗精嚴及其鼓角旣動戰如風雨而無旌旆悠揚之色有神明而不能沉壯者如典午名士握麈談道望若神仙而不可以涉山川冒險難此英雄之分也以樂府古詩論之曹孟德雄而不英曹子桓英而不雄而子建獨兼之以唐詩論之高達夫雄而不英李東川英而不雄王右丞則英中之雄岑嘉州則雄中之英而子美獨兼之此臥子之才縱橫間出凡此諸家命意卽合而獨於二

子深有宗尚也

魏楚白曰臥子五古初學漢魏中學大謝能於質悶之中兼以俊秀信是雅宗

朱錫鬯曰王李教衰公安之派浸廣竟陵之馥頓興一時好異者譁張爲幻如帝釋旣遠修羅藥叉交起搏戰日輪就暝鵬子鴟母四野羣飛黃門張以太陰之弓射以枉矢腰鼓百面破盡蒼蠅蟋蟀之聲其功不可泯也觀其與李宋二子選明詩自序畧云一篇之收互爲諷詠一韻之疑互相推論攬其色矣必準繩以觀其體符其格矣必吟誦以求其音協其調矣必淵思以研其旨於是郊廟之詩肅以雝朝廷之詩

宏以亮贈荅之詩溫以遠山藪之詩深以遠刺譏之
詩微以顯哀悼之詩愴以深使聞其音而知其德省
其辭而推其志先生之論詩知所本矣

王貽上曰明末國初歌行有三派虞山源於杜陵
時近眉山大樽源於東川參以大復婁江源於元白
而工麗過之又曰黃門七律沉雄瑰麗真冠古之才
一時瑜亮獨有梅村耳

陳伯璣曰癸未冬余避亂金陵羅公萬象謂余文人
談經濟罕覩其效昨陳臥子從紹興督軍糧七萬餘
石至遂免此中脫巾之呼真濟世才也余心識之明
日謁陳公於承恩寺所言皆機務絕不論文座中桐

城友人偶言其鄉社事水火欲公收回所撰某某序
文公曰天下何等時正當渙小羣爲大羣柰何意氣
若此余退而益歎服公之慷慨激烈非僅文人比也
其大節不具論如元黃之戰至今猶紛拏未已安得
聞公長者之言乎

王勝時曰先生座師漳浦黃公贈言有云愛物若騶
虞指佞如屈軼先生嘗榜之座右故自號軼符
鈕玉樵曰陳臥子負海內重名柳如是欲委身焉從
盛澤至松屢以刺謁自稱女弟陳嚴正不易近因歸
於虞山錢蒙叟

汪端論曰忠裕詩襟懷宏邁天骨開張立赤幟爲雅

宗挽狂瀾於旣倒諸體皆鎔鑄古調而神理自存如
臨淮將郭令軍營壘旌旗忽焉變色其論詩宗旨雖
以七子爲歸然國變以後之作激昂沉著恐王李諸
人皆瞠乎其後矣而崑山吳氏圍爐詩話因痛貶王
李遂敢集矢於公豈非妄人哉○集中七律最爲擅
場然著色太濃處未免大陸才多之累茲錄其意格
渾雅者

三洲歌

相送巴陵口。含淚上行舟。不知三江水。何事亦分流。

小車行

小車班班黃塵晚。夫爲推婦爲輓。出門茫然何所之。青青

者榆療我飢願得樂土共哺糜。風吹黃蒿望見垣堵中有
主人當飼汝叩門無人室無釜。躑躅空巷淚如雨。沈確土
云寫流

人情事恐鄭監
門亦不能繪

怨詩行

此詩弔唐王韋鍾妃曾氏也
閩中破王被執妃赴水死

九江倒影揚素波。洞庭微風鳴白鼉。文狸赤鯉迎湘娥。翠
竹泠泠蒙女蘿。重華一去不復還。愁雲萬古蒼梧山。五臣
八凱竟誰在。空令帝子凋朱顏。凋朱顏墮綠水。不見軒轅
神鼎成。黃金如山映天紫。日月光華閭闔開。飛龍半負嬋
娟子。玉笙杳渺流雕雲。升天入地皆隨君。小臣徒望青冥
哭。天路茫茫竟不聞。

平陵東

炎精中燼妖彗紅平陵松柏生秋風四十萬人頌符命巨
君却在層城宮東郡太守建旗鼓排山動地連關輔五威
國將紛東馳大誥金滕亦何補洿宮薦棘雖無成天下始
知稱漢兵不逢時會豈失策猶與宛雒開先聲斗柄橫斜
漸臺蹙白水真人坐黃屋逢萌束帛卓茂封義公碧血無
人哭男兒何必上雲臺千古同悲兩黃鵠沈確士云義公之稱兵更難於勝廣之開漢祖而光武之封不及何也不以成敗論人具有卓識

寓言

江東有穢鳥自名爲禿鷺食魚徒滿吭毛羽終可羞其或
所立渚鷗鷺必遠投何來一蒼鷹鐵羽黃金眸雖非高尙
姿猶任搏擊謀不作摩天飛下集滄江流側身就鷺飽比

此刺當時有言責而與小人比者也

雜詩

朱夏芳未歇。歷落懷長林。黃鳥鳴交柯。玄蟬翳清陰。習習涼颼至。吹我綠綺琴。牙曠雖已遠。邱中留令音。處羣生靡。